



# 印度宗教之探索

## 第一篇 印度教

Young Oon Kim 原作  
無意譯

### 第二章 回到神

#### 第一節 尋找神：一位印度教徒的看法

威諾巴 Vinoba Bhave 是甘地的主要弟子之一；他耗了一生的精力鼓勵富人捐贈土地給窮人。當印度為獨立奮鬥之日，他經常是個政治囚犯。不過在受囚於英國控制下的獄中時，他却能對一般囚犯及政治難友們講道數次。在這些講詞裏，他解釋印度教徒如何能感到神的存在①。

我們可以教人學會到處見神，如同我們能教小孩學會閱讀。在教小孩時，我們畫一大字母在黑板上，等小孩認識字母後，我們縮小字母。同樣地，在重大物中見神是最容易的。莊嚴的自然物，如山與海，立即能引人注目。當我們在這些偉觀巨構中見到神時，我們就能漸漸體認到構成高山大海的每一滴水及每一粒沙也盡為同樣的神所遍佈。

再者，我們教小孩閱讀時，先示他們以簡單的字。與此相類地，印度教之展示神也先由啟露易解的形式開始，然後進步到較複雜的形式。例如，慈悲可愛的史詩主角拉瑪是易於認知而與我人相契合的；但體認其他傳統之神的神性就要難些；同樣地，我們最初在好人中發現神，只有當心智成熟以後，我們才在不太具吸引力的中發現神。

按威諾巴的說法，神示現於我們的最初的形態是我們自己的母親。如吠陀經典所說：「讓你的母親作你的神。」在母親身上

神可現為溫柔的化身；因此，人可稱並宜稱神為「母親」。對母親的崇拜可以延伸到任何方向：我們個人的母親，我們的母（祖）國，全人類的地球母親，甚至「恆河母親」：「恆河母親在其流中洗却並帶走我們身心的一切不淨，如果神不會在恆河母親中為我們現身，我們應在那裏見到他呢②？」

我們首先在母親身上見到神，然後在父親、教師及聖人身上見到神；而威諾巴在幾個深具啟發性的講詞中更把我人內在神明的範圍伸展得遠之又遠。他寫道：「神以馴牛的形態，立於我們的門前③。」進一步，神在馬、獅、虎、猴及蛇身上顯示其存在、力與美。關於蛇，他說：「這利人的東西如此淨潔、有力，這孤獨的愛好者，乃是主的一個形像④。」他在孩提之時會繪一蛇以取悅於母親；這蛇是要讓他母親禮拜的，而她即時照辦。威諾巴說：聖法蘭西斯（譯按：一一八一——一二二六，義大利布道家）善待蛇，以之為「弟兄」，讓蛇嬉戲於他的懷中，讓蛇在他身上爬上爬下，據他所知，大多數的蛇不僅無毒，並且除非被激怒，從不襲擊人。此外，蛇賴害虫為生而保護農地。以此種種原因，蛇總是這樣那樣地與許多印度教的神關連著。象臉之神迦勒沙在其腰間繞着一蛇，變易及破壞之神濕婆在其頸上繞着一蛇，而存世之神偉須努（舊譯毘奴天）以蛇為床而眠⑤。

威諾巴開顯了在人、地球及其上的生物中體認神明之道。除此之外，他還以神之無所不在為流行民間的偶像崇拜說話。如果神遍在（構成）宇宙的每一粒子中，那麼他也應呈現於一個形（

偶)像中。事實上，形像可以為體認大於形像的「真實」的工具。如果一個人不能認得一把麥子，給他一袋麥子又有什麼用呢？可是，當我們向神像行禮時，如果心不也跟着行禮，外表的禮拜行為是沒有意義的。外、內必得合一：「我崇拜濕婆主的濕婆靈根形像，為之行儀式之浴，將之置於不息的流水中；但是如果當我行此儀式時，我禪定之流不會同樣不斷，這儀式有什麼價值呢？——那麼濕婆靈根只是一塊(頑)石，而我是另一塊。這只意味着兩塊石頭彼此相逢⑥。」

這位現代的印度教徒在結束其演講時，強調神的中心性，這神的中心性一直是印度教的特色。印度教教人放棄其意志，放棄其自我中心的掙扎而求庇護於神。不要讓任何人的欲望在心中升起；安頓於「必所踐履者，非我之意志，而乃彼之意志」的想法。人應存如是之感：「我不存在，只有你存在，你是存在的一切。」如威諾巴所寫的：「當一隻山羊活着時，牠的叫聲是「咩：咩：咩：(譯按：諧音 Me，意為我)。」牠整個的生命繞着其一己的利益轉，以滿足其自私的欲望。但是當山羊死了，牠的腸子製成線綁在弓上為弓弦，那時牠就唱着「騷、騷、騷而已(譯按：騷諧音 thou，意為你)⑦。」所有願為有德者之人都應奮勉以達此境界——自解免於「我」之一念。

### 註釋

- ① 威諾巴 A. Vinoba Bhawe. 「談吉達 Talks on the Gita」(一九三二年在杜利亞 Dulia 監獄，對政治難友們講道，重印於一九五六一五七年馬德拉斯、孟買及德里的「星期日標準 Sunday Standard」)，一九六四年印度 Sarva - Seva - Sangh Prakashan, Rajghat Varanasi 出版，頁一四二—一六九。
- ② 同書頁一四七—一四八。
- ③ 同書頁一四八。
- ④ 同書頁一五二。
- ⑤ 關於蛇的宗教意義，可以參看金默，前引書(譯按：指金默 H. Zimmer, 「印度哲學 Philosophies of India」)；其中頁六二—六七，頁七七—九十對此有更詳盡的闡說。
- ⑥ 威諾巴，同書頁四四。
- ⑦ 威諾巴，同書頁三〇六—三〇七。

### (上接第18頁吐蕃佛教述略)

個小殿，共八座，代表所謂八小洲，主殿兩旁又建有兩個小殿，代表日、月。圍牆代表鐵圍山，佛教密宗的壇城也往往採取這種形式，所以也有說這座寺廟的建築，是做照密宗的曼陀羅而建造的。見『文物』1975年·12期。

⑮ 『賢者喜宴』ja 卷 103頁。

⑯ 『布頓佛教史』把七覺士分為三長、三幼、一中年，他們的名字是：巴·文殊室利，藏·德文札，勃蘭伽·牟迪噶，昆·那噶因陀羅，巴郭·貝茹雜那，瑪·阿雜若耶仁喬和朗·噶旦。還有的記載把這七個人名字上都加了一個「護」(Stung)字。

⑰ 藏族第一批僧團從根本說一切有部僧人出家是當時印度佛教界流行的規矩。說一切有部是當時在印度勢力大的一個小乘佛教流派，當時，印度大乘佛教徒，無論顯密，受比丘戒，多半是從說一切有部僧人受戒。

⑱ 習慣上稱之為三老年，三青年，三中年九大譯師。

⑲ 見『布頓佛教史』。

⑳ 請參看拙文：『藏族翻譯家管。法成對民族文化交流的貢獻』，載『文物』1980年第七期。日本上山大峻氏有『大蕃國大德三藏法師沙門法成的研究』一文載『東方學報』38卷(1967)、39卷(1968)。

㉑ 芳村修基：The Denkama, An Oldest Catalogue of The Tibetan Buddhist Canon 1950油印。

㉒ 請參看『賢者喜宴』ja 卷 132頁下，載與此有關的內容，今譯如下：……將往昔所譯經文，改正釐訂，章節判明，古昔難懂之詞語，盡行捨棄，以合於地區、時代及通俗易懂者為準，為減少字母綴音，乃將 ma - mya - da - dag 及後加單體小 va 三者盡行取消……。」

㉓ 其中最主要的幾種是：

戴密微：『有關中國禪宗的兩卷敦煌文書』，載『塚本善隆教授佛教史論文集』1961年，京都。

上山大峻，『敦煌和敦煌的佛教學研究』，載『東方學報』1964年，35卷。

今枝由郎：『有關吐蕃僧會的新敦煌文書』，載於『法國亞洲學報』1975年。

㉔ 見上注上山大峻條內。

㉕ 見上注今枝由郎的文章，漢譯文由耿升同志譯出，待刊。